

屈原问题论争史稿

黄 中 模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屈原问题论争史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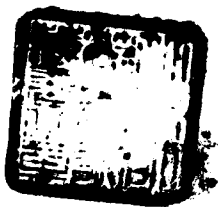
黄 中 模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113911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113911

内 容 提 要

屈原是我国第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他的“金相玉质”的诗篇、“发愤以抒情”的文艺思想、浪漫主义的艺术方法，对我国两千多年的文学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也引起过不同时代、不同观点的学者和文学家长时期的论争。

本书以这些论争为内容，以探讨屈原的文艺思想为重点，在占有大量材料的基础上，论述了自汉迄清的有名的学者和文学家对于屈原问题的论争，并就屈原作品的艺术特征，进行了较有系统的研究，是一部从文学批评的角度来进行论述的屈原研究史。书末还附有引用的各种书目的版本说明。

本书材料丰富，观点鲜明，立论深刻，语言流畅，不但有一定的学术性、理论性，而且有较强的知识性。

屈原问题论争史稿

qu yuan wen ti lun zheng shi gao

黄 中 模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广 益 印 刷 厂 印 刷

*

350×1168毫米 32开本 9.5印张 200,000字

1987年7月第1版 198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5302—0035—6/1·36

书号：10326·104 定价：2.20元

94/04

作者介绍

黄中模，1933年生，四川省重庆市江津县人。1961年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长期在北京广播学院、重庆师范学院等高等学校讲授中国文学史及文学理论等课程；并从事文学评论，进行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楚辞》的研究工作。现在是重庆师院《楚辞》研究室主任、副教授，中国作家协会四川分会会员、中国屈原学会常务理事。已出版的著作有《郭沫若历史剧〈屈原〉诗话》、《沁园春词话》，并发表了文学论文多篇。

序

姜 亮 夫

屈原的作品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株大树，是汉民族文艺的总的根源之一。而屈子本人又是以爱国忧民而至于惨死，造成了千古奇悲，是使顽廉懦立的一个大典范。欧洲十字架上钉死一个耶稣，成为欧洲文化发展的因素。汨罗江中死了一个屈原，使中国文化多了一分精英；更使中华民族能屹立在全人类的行列里。这正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也是人类历史的骄傲。两千多年来，许多民族英雄、思想家和文学家都以屈原作为学习的榜样；到了现代，屈原又成为“世界文化名人”，受到世界人民的称赞。只有极少数人有异议，甚至欲把屈子这个人从历史上销除。这是对屈子的侮辱，对中国文化史的否定，我们是要坚决反对的。因此，研究屈原本人和历代研究《楚辞》著作的工作，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上：三家论

从对《楚辞》的研究与通评屈文与屈子的评论和分析情况看，我用“三家”来叙述《楚辞》研究方面的历代情况，用“二体”来叙述通评方面的历代状况。

所谓“三家”，具体说来是：（甲）义理家，是略陈或详说

每篇每章乃至每句的大义理论。(乙)音义家，是说《楚辞》章句、词汇的字音、意义乃至文字异同的是非等等。(丙)考证家，是指对《楚辞》一事一物、乃至一语一词的考据，以定其是非得失的。

这三家的法门，是历代研究儒家经典的不二法门，都在我们治学方法上起决定性的作用，而历代的盛衰各有不同。如两汉经师郑康成、孔安国、郑众、马融、许慎、王肃，乃至何休、杜预等等，莫不皆然。此法在研究诸子诸史及一切集部也都使用，而历代又都有部分发展。如佛教经典有经音义，于是经史各书也从释文角度加详了“音”之一端，而又能音义并重。唐人修定五经正义，于是历代许多典籍也有了音义笺疏并详加疏正的正义这一种形式。宋以后，除传钞外有刊本，刊本错误多而有校勘。我们试贴近《楚辞》而论，王逸《章句》是以义理为主而略兼注音释文一类；到郭璞注《楚辞》，引《山海经》、《淮南子》入说，而考据渐兴；到隋释道骞，注音分量特别加多；王勉专为《释文》、与陆德明《经典释文》相同；洪兴祖依仿郭璞，朱熹加重义理；而吴仁杰的《离骚草木疏》又突出名物考释。明人好发议论，有黄文焕、刘献庭诸家之说兴。清代三百年，各方面也都有专书，这是与乾嘉小学俞翕相关的。

(甲)义理家。在“三家”里的音义家、考据家，其说以务实为重，不容易只凭口说而至乖真义。惟有义理一家是容易异说蜂起的。所以历代“《楚辞》学”也以此一家为最庞杂。这，我们不能简单从事，总得清理一下他们的脉络才能得到结论。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

这一家的议论，应当以对于屈原作品的探求为本。因为

汉赋诸家都是屈子支脉，不过是拟其辞令，高其风义的事仿之作。所以这里只以屈子二十五篇为议论的出发点。

历来说到屈原赋的义理，从刘安、司马迁、刘向、王逸、班固、刘勰，乃至明清以来的学人，甚至近代学习之士，都喜欢按《汉书·艺文志》诸子九流，把屈子附会为儒家、道家、阴阳家、杂家。真是五花八门，其实都很肤浅。好象一个文学家非儒即道，非墨即阴阳。当然要在二十五篇中寻几句同于或类似儒、道、名、法家的话，都寻得出来。

其实《艺文志》的九流的内容，说的都比较明白，而定名有的不太妥当。譬如儒本术士，儒家则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他有什么术？道家只不过有一部《道德经》五千言，首冠一个道字（依最近发现，汉初写本及敦煌隋唐写本卷子，是《德道经》，不是《道德经》）。况且屈子是个文学家、政治家，凡一切文学、政治的著作，都以反映时代要求为第一要义，如何能以一个学派限制他的一切？他的文中，如《离骚》、《卜居》、《渔父》，偶有与儒言相近处，《远游》有似“道士”说（非所谓正流的老家也），遂曰儒曰道，这到底是尊重屈子，还是诬蔑、戏弄屈子？这是值得注意的。大体一个作家，往往因年龄差异而思想有转变。我们看鲁迅先生的《域外集》，他译述厨川白村等人的著作，也只能说反映了鲁迅的前期思想，我们看章太炎先生的晚年议论，显与中年以前大异；焦循也指出孟子的早年、晚年之异（详《孟子正义》一书）。一个思想家自然很伟大，一个大艺术家也自有其伟大处，不必附著某家某派以自重。

但历代注屈文的人，确实一点也不假，多说屈子是儒家。如王逸、朱熹，乃至刘勰都是如此。而班固则是彻头彻尾

以儒家偏见来论屈子，连求一死也遭到他指责为“忿怼不容”。屈子真死得冤枉！其他比附道家、纵横、阴阳家之说，也颇有人在，不必费笔墨去一一论证了。

又汉代赋家有一种说法，以为屈子主于讽谏，这虽不肯定为什么家，其实也是儒家的分支。为什么不老老实实承认屈子有怨愤之情？孔子不也有兴、观、群、怨之说吗！这大概是受汉武帝表彰六经的影响之故。

宋明以来，有的人借古讽今，不得意之士，往往以屈子自况。这本来是汉人手法的延展。如王褒《九怀》、刘向《九叹》，颇宗屈子辞令。但至明人，此风大盛，而黄文煊为最，其《听直》发挥此义为最直切，其中以忠爱为基，其实也是儒生之见呵！

凡此种种，都是受封建宗法社会的影响。

到了近百年，中国政治上的激荡，亡国破家的忧患，影响到了文艺理论上的破旧立“新”。有的破坏者可能是为了自建“学说”，如廖季平、胡适之等。及浅薄者为之，乃欲以刘安代屈子。异说纷起，都是些心中无“主”、欲邀时宠者，其攀援廖胡，欲成大国，实在无甚价值，徒使异国学人迷罔而欲在中国文化史上销除此一代大家。这与我也曾参加讨论的“大禹”“是个虫”的论争有些相似。“大禹是虫”论一出，国际上一些人便利用来缩短中国史年代，妄图从文化上压低中国。这也是件不能不带上一笔的事。

但从另一方面说，近世的新学说——一切社会科学的乃至自然科学的新学说传入中国后，对屈原的研究，着实也有些新的现象，有的渐成专业，如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民族学、民俗学的社会主义时代的研究方法。这才开始有了真正

对屈原思想的分析。

总的说来，在现代的潮流里，才开始有真切的思想方法的分析。在此以前所讨论的，有的论点只不过是整个中国旧文化史上的正统思想中，捞了一把稻草来横渡大江而已。有的人把屈原打扮成一个什么家，以畅其意，割一亩而成一家之说，有的人妄提臆说以图一点什么（譬如有人如说屈子是个“弄臣”，也有人说是个“巫者”）。在一般人心目中所不能完全捉摸得到的大池子里，池水已搅浑，谁还能认清是非？于是吠影吠声，遍及全国，远到海外。这在文化战线上，古今中外也是常见的事。但一遇到真理，必然是彻底垮台的。自近世科学昌明，民族学、民俗学为研究文化者所接受，是会盛开一次大花的。

用民族学、民俗学来论屈子思想的本真者，启蒙于梁启超先生、谢无量先生、鲁迅先生，继之而渐见昌明。到近些年来，一些有识之士都已在用这一法门。譬如汤炳正先生以苗疆祭祀事迹说明《招魂》一些字，用马王堆的资料加上历来的墓兽说明“土伯九约”。又如孙作云先生以马王堆帛画说明《天问》、《招魂》中不可思议的怪物。我也学着用金文中的甲子吉忌说明《离骚》的庚寅。近二、三十年来讲《楚辞》的人，已开始试用此法探讨屈赋。这是件极可喜的现象。肖兵同志以神话学来说明屈赋的成绩，我们不能因为他年事较轻而不加以重视。

我十分相信以这一学理（在马列主义指导下的民族、民俗学）为基础奋勇前进，必然能冲破旧传统文化的镣铐，从楚民族自己的文化特点来解析屈赋，必然能大大排除一切不正确的分析，使我们的文艺批评得到进一步发展。

“三家”中的“义理家”，是“三家”中的重点。

(乙)释文家。释文家是以注音、训诂为主的学派，起于王逸的《楚辞章句》；后世有单论音的，如隋释道骞《楚辞音》。也有用“释文”一词的，如洪兴祖《楚辞补注》所引王勉《释文》。宋人校勘之学大兴，用若干个本子来整理一个本子，如洪氏《补注》、朱熹《集注》中所引用的诸本。及清末，其事益密。如毛氏的《校文》、刘师培的《异文考》、闻一多的《校补》，都是这一类的成书。此事是读书必不可少的一个过程。校好一个本子，不读误书，是读书人的幸事，也是整理古籍的第一著要事；只在所据版本的善恶与多少，此外没有什么大乱子。

(丙)考据家。这是考据文物制度草木鸟兽的考据之学。这在屈原赋的研究中，是一件不可少的工作方法。王逸《章句》中，也有一些对文物制度的解说，但所谓考据之学，在两汉还未大兴。愈到后世，此事益繁。譬如草木鸟兽等，有吴仁杰的《离骚草木疏》，这还只是一种注述之学，是考据的初步。明清以来，考据之学往往为义理服务。如周拱辰的《离骚草木史》，胡文英的《屈骚指掌》，都是企图从民俗中对某些草木认为善，或为恶，以探讨屈赋中使用草木的含义。此外如地理、文物、工艺等，也都各有专书，这是一类朴实之学，无花色可谈，也不易与其它条件相关涉、相接合。此处可不必多言。

下：二体说

上篇所讲“三家”，都是就《楚辞》、主要是屈赋这部古籍的整理与研究而言，是一种“务实”之学，这是一切整理研究

工作的第一步功夫。这些功夫都不能渗入丝毫个人“成见”，只能是根据事实，以求文字语言、文物制度，乃至于一句一章之真。在这里面也可能有些“争论”、“异论”，但求归于“是”，是谓实事求是之学。

但自从王逸的《楚辞章句》问世以后，文章有序总述全篇大义，文中幸有意义、句有句义。这些也只不过是文章串解后的总结，阐明章句篇什大义而已。而从刘安《离骚传》到班固序骚以来，有一种“抽象”的评论，或一言两语，或短章小牍，对屈赋各篇、屈原其人进行评论。其中有些人用一种似乎近于鞫狱的判词断语，有的甚至不顾全貌只就一点一滴的感受而“狂言”。其中自然也有如刘勰的《辨骚》等文，似当别论。其它如扬雄《法言》、刘向《新序》、王充《论衡》、应劭《风俗通》与范曄、庾子山诸人乃至杜甫、李白、孟郊、李商隐、李贺的诗句中，莫不有之。到明代讨论者极多，如蒋之翘等集为七十二家、八十四家。在评注《楚辞》的专著中，有一类如朱熹的《楚辞辨证》、蒋骥的《楚辞余论》等，具有较强的理论性，为数不少，成绩也颇大。这使我们看到了五光十色的评论，觉察到屈子的文艺被一切学士文人，扞掇与发挥得可观，应引起我们的十分重视。这种从理论上进行探讨的“务虚”之学，确有许多能启发人们的见解。这是我所以要来谈谈这类理论性的“务虚”之学的原因。现在姑且就两事分论：一为评文；二为论人——即论屈原其人。

（甲）评文。这是《楚辞》研究中的一枝新花。历代评论《诗经》乃至《春秋》、三传、《尚书》的文章，是很多的。至于评屈赋，则似乎以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为最早、最切实，而且也提得最高。《屈原传》说：‘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

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这话或说是刘安的）此话有两个要义：一是第一次把《离骚》与《诗经》有机地联系起来，既开了后世论骚的一个法门，又把中国文学史上的南北两大系统合流；二是提高对屈子主要作品的评价，“与日月争光”，达到了自然美中最高光明境界，是历史上最高的评价，对后世有特大的影响。前者发展到了《文心雕龙》，刘勰多方面阐述，把“辨骚”与“尊经”并列，而论述最为翔实。这一条线索，为历代评骚的基本方法。此后六朝、隋、唐、宋的文学家的论述，都用此义，各以其所习闻了解发而为评论，到明代而被辑录为七十二家或八十四家。这些虽然是一鳞一爪的东西，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线索，一个提纲。后来由于评点派的影响，在许多评注《楚辞》的专著中，往往有夹注夹评的，其中有些著作也有很强的理论性。如黄文焕、清代桐城派的姚莹等人的著作，就是如此。这是值得我们重视的。我们可以即此而扩充之，是件必要的不朽的胜业。至于后者，如司马迁说的“可与日月争光”之义，已将屈骚提到了最高点。后人无可超越。

（乙）论屈子。屈原其人，历来都成为“文人”推崇的对象，成为文学创作的典范。但也因他参加了当时统治阶级的活动，以至于把生命都丧失了，所以也成为政治上争是非得失者所借古讽今，或指桑骂槐、指鹿为马的一切人捋撻的好材料。第一个是贾谊，他以长沙王太傅为《吊屈原赋》。从此一切不得意于时政的人，获罪于政治的人，也都借这位大师以发泻其胸中不平之气。但也有人依傍班固、颜之推等人的“露才扬己”、“显暴君过”的说法来非侮他。这些非侮他的人，或者是别有苦衷，或者是别具心肠之徒，于是把屈子说成是“小

人”之流。我们不能以“百家争鸣”来原宥这一学派的罪孽，应当加以严格分析，严格批判，对这位伟大作家的冤狱应当彻底昭雪。到近代以来，有四川井研廖季平先生与胡适等人，为了他们的学派，说了点失于深思的话，为国内狂人、浅人钻了空子，也影响到国际上一些中国文学研究者，于是有种种不实之论强加在屈原身上，以侮辱屈子，至今还未肃清，是非常令人不满的。

我们要结合国内已开始显露头角的新的社会科学，马列主义，乃至许多自然科学，来整理这一文化史上的业绩，继承前人评论屈赋的遗产。另一方面要对文学批评史上评骚领域中的污染，大力揭发，大力洗刷，肃清对伟大诗人的诬蔑的流毒。

我怀此心愿已有若干年，但由于我的体力已随年龄增长而日益衰退，记忆已日益丧失，而目力不济，更为忧心。去年，黄君中模来杭就学，带来了他在前不久写的一部《屈原问题论争史稿》，恰巧是我想到的必不可少的一种书，我看了很高兴。觉得这是一条新路子。尤其使人难忘的是那坚实的、有真知灼见的一个论点：“发愤以抒情”是屈原的文艺思想的核心。这个论点，借鉴于文化传播而来的“愤怒出诗人”这句最强固的有文学创造性的理论。他从这句话得到了启示，提出了屈子说的“发愤以抒情”，体现了屈原对诗歌抒情特点认识的自觉，不同于儒家的文艺思想。这作为一个主要论点，不仅把以北方“温柔敦厚，诗教也”之说来评屈子的陈言否定了，而且屈文中许多不甚可解的词句，也都可解了。（其实，这在中国历代的评论家中，也有相似的意见。如李白诗所谓“哀怨起骚人”，与“愤怒”云云有“同义”之处。而李白这句

诗，除了受到屈原的影响之外，他用“哀怨”二字，还是中土古老的传统基素，是孔门的“哀而不伤”、“怨而不怒”及“诗教”中的“兴、观、群、怨”等思想综合而得的。这种综合体，文人学士久已习闻，不太兴感了。这同杜工部评李白诗所谓“飘然思不群”，也还隔一间，能明言“思不群”，即指明李白思想解放。的确在中国历史的习惯势力下，能作到这点是六不易的事。而“愤怒”二字，其含义更鲜明、更强烈，又不仅于“不群”了！）于是他把屈原说的这句话，作为一个生机契合的思想来分析中国历代的评骚理论，总结了历代屈原问题论争中的规律，拨开了在评骚史上蒙盖着的创作论（那些北土儒家文艺思想与“诗教”说等）的云雾，觉得处处是新义。而且本书材料系统而翔实，与理论结合起来，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为了进一步提高质量，我鼓励他努力修订。他在深入钻研《楚辞》的同时，又作了必要的订正与补充，修改得令人满意，进一步增强了本书的理论性和科学性。这使我感到他与我三年前所培训的十几个同志，都是我老来最得意的朋友。他请我为此书作篇序言。我想，为他介绍一下，对这一课题是有作用的。便根据中国研究《楚辞》的情况与他已有的成就，两者结合，用上篇列举大要，然后用下篇来说明对屈赋评价的规律与意义，对我来说，也自己总结一下个人的认识。但上篇分量多，有些喧宾夺主现象，好在现在写文章不必过分考究什么体制，所以不管它。至于盼望对一切读他的书的人有益，则是老年人的很自然的心境了。

一九八三年元月六日

目 录

序	姜亮夫(1)
引 言	(1)
第一章 屈原问题论争发展的轮廓	(6)
第一节 屈原问题论争的主要内容及其经历的几个 阶段	(6)
第二节 形成长期论争的几个基本原因	(14)
第三节 研究屈原问题论争的意义	(19)
第二章 屈原文艺思想的核心——“发愤抒情”说	(22)
第一节 从“愤怒出诗人”的理论看屈原“发愤以抒 情”的进步性	(23)
第二节 “发愤抒情”说体现了屈原对诗歌抒情特点 认识的自觉性	(26)
第三节 “发愤抒情”说与儒家文艺思想的异同	(32)
第四节 司马迁继承屈原的文艺思想，发展为“发 愤著书”说	(43)
第五节 屈原和司马迁的文艺思想对后代文学家的 深远影响	(48)
第三章 反对屈原文艺思想的代表作	(52)
第一节 班固反对屈原“责数怀王、怨恶椒兰”	(52)
第二节 颜之推批评屈原“显暴君过”	(58)

第三节	孟郊指斥屈原“行为小人儒”	(60)
第四节	朱熹责难屈原“过于中庸”	(65)
第五节	明清时期拥护朱熹的评骚论点的代表作	(75)
第四章 以反对班固、颜之推为中心的“主怨派”的文学理论		
		(83)
第一节	王逸重申“诗人怨主刺上”说	(83)
第二节	刘勰的“《离骚》为刺”说	(89)
第三节	刘知几的屈原“不隐恶”论	(93)
第四节	李白的“哀怨起骚人”说及唐代诗人对屈原问题的不同意见	(97)
第五节	屈原对宋代词人的影响与辛弃疾的“交疏怨极”说	(103)
第六节	晁补之、洪兴祖及章学诚等人的“《小弁》之怨”说	(108)
第七节	王世贞、赵南星和周拱辰等人批驳班固的代表作	(126)
第五章 以反对朱熹为中心的“主怨派”的文学理论		
		(138)
第一节	张京元、焦竑批评朱熹“不亦固哉!”	(138)
第二节	黄文焕“与屈原同痛”、“驳朱以尊屈”	(141)
第三节	陆时雍指责朱熹评骚是“痴人说梦”，提出“不平曰骚”说	(150)
第四节	王夫之肯定屈原“忧国怨深”，驳斥朱熹的“忠而过”说	(153)
第五节	鲁雁门反对解骚“尽本中和”，指责朱熹“论人迂刻”	(161)

第六章	企图调和论争矛盾的评骚论点	(164)
第一节	一些诗人主张屈原“不是怨怀王”	(164)
第二节	胡绳指责朱熹论骚是“于无过中求有过” ...	(170)
第三节	林云铭否认屈原有“怨君”与“孤愤”之情 ...	(172)
第四节	朱冀以“死守善道”论骚，要为屈原 辩“不白之厚诬”	(178)
第五节	李光地提出屈原“怨对奚施”的疑问	(180)
第六节	蒋驥以“好修”论骚，称屈原不是“轻 生以对君”	(183)
第七章	反对调和论争矛盾的代表作及其它	(191)
第一节	王士禛和一些诗人的主张	(191)
第二节	王邦采抨击论骚“七病”，反对“折中”说 ...	(195)
第三节	金圣叹提出《离骚》是“忧患成书”，反对 “忠孝著书”说	(199)
第四节	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评论《离骚》的 真知灼见	(203)
第八章	扬雄的《反离骚》及其引起的论争	(208)
第一节	《反离骚》的主要内容	(208)
第二节	扬雄与班固论骚之异同	(211)
第三节	围绕扬雄评骚的论争	(213)
第九章	关于屈骚与南北文化的 继承关系问题的论争	(221)
第一节	汉代文学评论家的论争	(221)
第二节	刘勰论述屈骚的继承性与创造性	(224)
第三节	朱熹、黄文焕关于屈原是否“学于北方” 的论争	(227)